

非傳統復刻版的美術館守護神—

土地公爺爺

文、攝影 / 羅潔尹



●創作者李俊陽頂著大太陽，在鷹架中靈活地爬上爬下進行彩繪。



●矗立在高美館前廣場上的土地公爺爺，精神抖擻，光鮮亮麗。

高雄市立美術館在2005年的11月初，悄悄地從屏東南州租來一只496公分高的土地公水泥塑模，立在面向美術館右側的旗桿前方。之後沒多久，在土地公的四周圍築起三層六角型的鷹架，一位頂著光頭的青年藝術家，就這樣開始在鷹架上爬上爬下地彩繪。一直持續了近三個星期，原本是土灰色的塑模披上五顏六色的水泥漆，再加上每日逐步出現讓人驚豔的圖案描繪，就像在觀看廟宇樑柱上的敘事性圖騰，一齣齣的故事慢慢地在祂的身上展現開來。

那位爬上爬下的藝術家，就是最近出現在雄獅金屬色奇異筆電視廣告中，拿著被小朋友畫上了金屬色的雞蛋，誤以為是金雞蛋而欣喜狂奔的李俊陽。在藝術圈中，李俊陽的特立獨行是出了名的，閒時喜歡拉拉二胡，與朋友天南地北地聊開來。而以往的工作經驗與創作大多與宗教性的圖騰相關，讓他在彩繪土地公塑像時，充滿了熱情與靈感，一發不可收拾。

在高雄市立美術館展覽「五行·五形—當代常民劇場」中表現不俗的李俊陽，畫過電影看板、劇團看板、布袋戲舞台，也畫過外銷畫的他，後來從事布袋戲人頭及小木雕的雕刻。不同

於民間藝師，長年以常民符號創作的李俊陽，在用色上大膽中呈現優美的協調，塗鴉式的隨興構圖中卻有著高度的完整陳述。他所使用的視覺符號多半來自常民文化中的圖騰，但也喜歡隨意結構自周遭的人、事、物。

像位流浪漢般，經常帶著簡便的隨身行李，到處進行創作的李俊陽，最近身兼現代劇團「金枝演社」的美術設計之一（這個頭銜對他來說好像有點嚴肅）。看似靦腆沉靜的他，其實是一個人來瘋。當他與金枝演社的同伴們聚在一起時，那群知己朋友，看起來就像孫悟空身上拔毛幻化一般，是一群活脫脫李俊陽的分身，個個活靈活現。與時下許多年輕藝術家不同，像他這樣漂／的人，心中總有著一股傻勁與野心，想知道在沒有固定收入來源或經費贊助下，「創作」這種東西，究竟能持續多久。

回想起當初在辦「非信仰：美術館的守護神土地公公彩繪」活動時，筆者心中充滿了百般顧慮，而外界也給予不少壓力。終究這是一尊人人均能輕易辨識的神像塑模，在它身上進行彩繪，如有不慎可能會招致不少批評，而當批評與民俗禁忌連結時，最是讓人難以招架；畢竟，將一件



●寫上「見×ㄛ發才」，不知會不會有樂透彩迷前來上香祈求號碼？



●在廣場上成群學溜輪鞋的小朋友們，幻化成李俊陽畫中開心可愛的小人偶。

與社會宗教信仰緊密結合的神像，從社會脈絡的當下試圖顛覆或作部份抽離並不容易。

但美術館的考量當然不僅止於批評而已，要為周圍的人群進行「常民文化藝術化」的心理建設並非易事；果不其然，彩繪才進行到一半時，就有人投書指責這尊神像不應出現在美術館這樣的藝術展示空間。從民俗信仰禁忌出發，對本案提出警告的人不在少數；大家總認為這尊神像該依習俗進行開光點眼以去除邪氣的附著，而更有多人對他手上拿的不是玉如意頗有微詞。要將人們對這尊「神像」的態度，扭轉為將它視為一件「藝術品」，只能端賴藝術家的詮釋功力。

在這件彩繪作品中，李俊陽將「土地公」這樣再具體不過的形象，提昇到更高層次的意境，點出了人們內心對這尊神祇的期待與寄託。這位土地的守護者，樂善好施是祂給人的印象，拐杖是法器，利用它，土地公可以隨時變成各種各樣的人。彩繪這尊守護並看管大地上萬物像，李俊陽花了很長的時間思考，思考如何讓祂跳脫根深蒂固的民間神祇意象。

原本讓人擔心會如以往一般，用陰氣、沉重的圖騰與色系去營造詭譎氛圍，但看他開始著手身邊的人、事及物。在廣場上最常圍繞在他周圍的是一群打太極的民衆，還有成群學溜輪鞋的小朋友。



●爺爺身上的金元寶與寫滿波羅密多心經的拐杖，是樂善好施的象徵。

●李俊陽稍加創意，勾出彎彎眼眉和開心上揚的唇，改寫了土地爺爺原本看似嚴肅的心情。



●爺爺腳下蹬的鞋，是一雙咧開嘴笑的綠水牛與黃老虎，牠們可是跟爺爺一般精神。

們，都是他畫中少不了的人物。塑像上原本看起來不太開心，甚至有些嚴肅的眼睛與嘴唇，他稍加創意，勾出彎彎眼眉和開心上揚的唇，就改寫了土地爺爺的心情。手杖上寫了波羅密多心經，代替了道教符咒，帶來比恐嚇更多的安心與祝福，不拿「玉如意」又如何？這位面向東方昇陽，眯著眼，帶著慈藹微笑的土地公爺爺，像吃過陽光黃金豆般，散發出無比的親和力。

土地公爺爺的左手上拿著一只金元寶，上面被畫滿了錢的記號，這是人們對土地公再世俗但也是再現實不過的祈願。衣袍上有山、有水、有雲，有龍，下擺是高美館園區的荷花池與林正仁的石雕作品「生」。藍得有點搞怪但卻又很另類的大長鬍鬚，綠色的眉毛、手掌。裙擺下方是十二生肖，再下方是高雄市立美術館的館體剪影，上方寫著大大的「見ㄨㄥˊ發才」。爺爺腳下蹬的兩雙鞋，乍看之下以為是左營蓮池潭的龍虎塔，但近看卻是一雙咧開嘴笑的綠水牛與黃老虎，牠們可是跟爺爺一般精神。

在他的創作過程中，土地公爺爺每天都不斷呈現出新的面貌，靜默地俯視在廣場上或美術館中進進出出的人群。天性親切、老是帶著憨笑的李俊陽，常常畫著畫著就跟在園區散步或運動而好奇趨前的民衆聊了起來。許多原本對這尊出現突兀的神像充滿訝異的民衆，在跟他聊過後都很能理解藝術創作的特性與趣味，也很能體會「喔！這也是藝術呀！」的趣味。

正如李俊陽自己所述，這位土地公爺爺的身上承載了大地所有存在與發生的生命與事物，

因此在祂的身上，他記錄了曾經發生於這塊土地上的故事。而其中也包括了下檔不久的「五行·五形」展中，曾跟李俊陽共同展出的黃進河、李明則、洪易與黃博志，他們畫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圖騰，都被他以破筆悄悄地描繪在爺爺的衣背，栩栩如生地將風格迥異的圖像結合，成為一幅讓人莞爾的景致。

李俊陽相當敘事性，但卻不按牌理出牌的創作癖好與思維邏輯，時而嚴謹構圖上色，時而隨性，看似未完成的草草勾勒，意在顛覆我們對常俗神像的觀感與對美術館廟堂般硬體的疏離感；坦白說，他的創意已超出館方對彩繪內容原先預想效果的期待。透過「非信仰：美術館的守護神——土地公公彩繪」活動的過程，讓筆者心中有了很深的體認。體認到當我們希望一件事物，不想被附加怪力亂神的說法時，將之以「藝術化」處理，不失為一個好方法。但藝術化後的成果呈現，是否能將一般群眾的觀念帶往更理智、更開明的方向，還是帶回更多的風雨傳說，藝術家永遠是美術館握在手上，但卻無法預知的一張牌。

對李俊陽，我只能說：「好樣的！」
(2005.12.27)



●爺爺的長袍外長出像樹枝般的連袖綠手掌，是為了襯出袍上傳統布面大紅花的冶豔。